

毕然◇著

丝绸之路

——从长安到地中海

尼罗河

威尼斯

伊斯坦布尔

碎叶城

楼兰

长安



青海人民出版社

舞行丝路

毕然

著

从长安到地中海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舞行丝路:从长安到地中海/毕然著.--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225-05260-1

I. ①舞… II. ①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4182 号

舞行丝路

——从长安到地中海

毕然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10 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260-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丝绸里的千年光阴

丝绸里的千年光阴 ◆ 3

艾德莱斯的时光之旅 ◆ 9

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 ◆ 13

流传千年的古歌——哈密木卡姆 ◆ 25

楼兰故城探险记 ◆ 32

谜一般的交河故城 ◆ 39

且末古城，你在哪里？ ◆ 45

土陶窑语 ◆ 50

第二辑 环塔里木盆地旅行记

僧侣取经西行路 ◆ 57





与沙共舞 ◆ 63

人欢马叫逛巴扎 ◆ 72

玉龙喀什河的踩玉之旅 ◆ 81

神遇草原阿肯——哈萨克族游吟诗人 ◆ 95

第三辑 神游中亚

草原上的城市——比什凯克 ◆ 105

寻访李白的出生地——看见碎叶城 ◆ 124

风雨迁移东干人 ◆ 132

伊塞克湖畔信仰的力量 ◆ 141

费尔干纳盆地的落日 ◆ 151

第四辑 地中海千年古城的前世今生

金苹果、美女与木马——安塔利亚·特洛伊古城 ◆ 165

《圣经》中的古城——以弗所·艾菲斯 ◆ 173

诗人荷马的故乡——伊萨密依·贝尔加马古城 ◆ 181

棉花宫殿的叹息——棉花堡·希拉波里斯古城 ◆ 190

第五辑 人神共居之地——环游地中海

一千零一夜的宝藏——阿拉伯之夜 ◆ 197

鸟瞰伊斯坦布尔 ◆ 205

伊斯坦布尔即景 ◆ 214

奥尔罕·帕慕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 218

马可·波罗的威尼斯 ◆ 221

第六辑 埃及宝盒——尼罗河三角洲行旅

尼罗河的赠礼——埃及 ◆ 229

莎草纸上的神谕——埃及古文字 ◆ 243

地中海新娘——悲情之城亚历山大 ◆ 251

寻找埃及艳后 ◆ 259

出埃及记 ◆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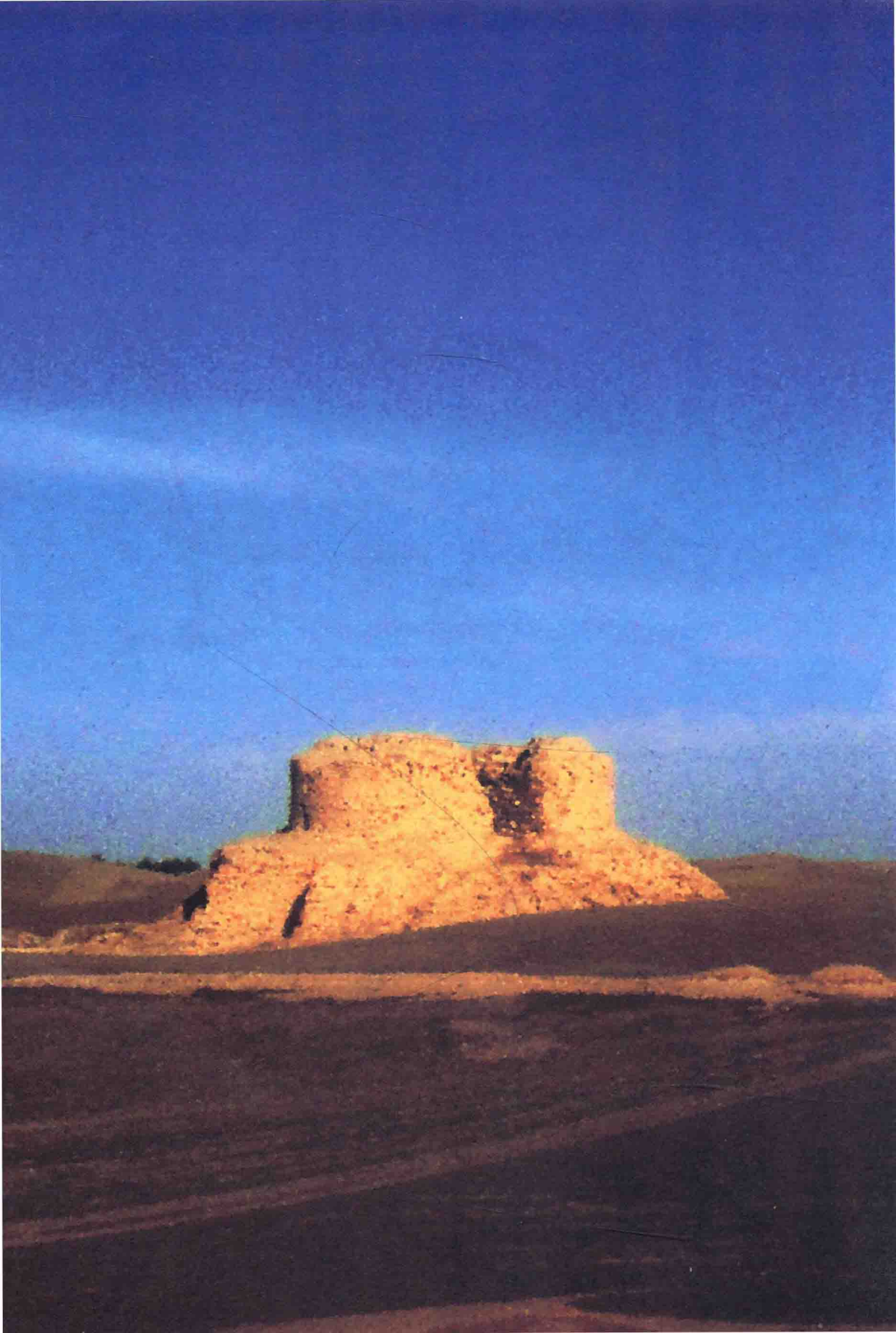
后记 思无尽，行无疆

第一辑



丝绸里的千年光阴





丝绸里的千年光阴

当一具木乃伊身上包裹着的华美丝绸，像一道光照亮昏暗的墓室时，那鲜美的纹样越过千年的光阴依然散发着柔美的气息。原本充满死亡气息的古墓因为这些丝绸上飘飘欲飞的仙草、对戏群猴而生动，飞凤呼之欲出，宝相花铺缀，幽暗的墓穴为之点亮。生与死的距离，被一匹华美的丝绸隔着，欲说还休。

围绕着一缕丝的故事竟然造就了一条丝绸铺就的路。当丝绸作为汉文化的象征进入西域的时候，曾被一些抵御汉文化的保守派拒之门外。理由是丝绸很滑很美，可是不经用，既挡不了风沙也遮不了风雪，不如裘皮暖和实用；丝绸很轻很亮，可是不够结实，马背上飞奔的游牧生活，不堪一击的丝绸怎能经得起如此彪悍狂放的大幅动作？



出土的丝绸残片



可是汉地的丝绸依然无法阻挡地进入了西域，并被当成珍品传入了波斯、罗马、埃及等地。女人是无法拒绝得了丝绸的诱惑，当她们披上那美轮美奂、轻薄如云的丝绸之后，脚步不由得变得轻巧，嗓音不由得也变得柔美，目光也不由得变得如水般魅惑。当穿上丝绸的女人再也无法舍弃丝绸的时候，她们骄傲地蔓延着这种情绪，并将自己被丝绸包裹的模样展示给男人，女人的欲望使得丝绸成为男人的战利品。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随着他的旅程走向西域、中亚、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及欧洲等地，作为礼品交换，张骞带回来西方丰富的物品和友好外邦的沟通信息。一时间，神奇瑰丽的汉家丝绸成为西方世界求之若渴的宝物，西方国家对丝绸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向汉王朝。

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国君因为贪恋丝绸，屡劫汉使，最终导致杀身之祸。月黑风高夜，一把因丝绸引出的仇恨匕首，刺进贪欲的心脏。而远在罗马的国君穿上这件由丝绸做的衣裳去剧院看戏，竟然引起了整个罗马城的轰动。罗马学者将出产丝绸的中国称为“丝国”，并将在桑叶上吐丝的蚕视作神物。埃及女王对丝绸的渴恋，促成了一支支商队，向东行进，从非洲通往亚洲，蜿蜒地走出了一条“丝绸之路”。

丝在距今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长江、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古老的华夏民族将桑树上一只白虫子吐的丝制成了轻柔华美的衣裳，并在传说中形成了独特而优雅的丝国气息。西域的于阗国王青睐中原的丝绸，以和亲的名义向中原王朝求娶汉家公主，中原王朝很痛快地答应了。公主临行前，于阗国的迎亲使臣悄悄告诉公主国王急欲得到蚕丝技术的事，当时中原王朝禁止对外输出蚕丝技术，只作为商品与国外交易或作为赠品用于外



交，所以桑蚕幼种是被严密监控的。这位公主冒着违犯戒律的惩罚，运用自己的智谋获取了那些珍贵的蚕桑种子。在出行的当日，公主将蚕茧藏在自己的帽子里，过边关时守边军卒不敢搜查公主的帽子，就这样公主便将蚕茧带到了西域的于阗国。第二年于阗国便广植桑树，开始养蚕抽丝织绸。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这个传说，他从尼泊尔、印度取经返回中原时，曾经在和田绿洲生活过将近八个月的时间，他对这片绿洲上的民间传说饶有兴趣，正是那些离奇、玄妙甚至不可思议的故事构成了西域民间历史。而在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上，发现了一幅《传丝公主》的木版画，于阗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传丝公主”，将她美丽的模样永远地刻画在壁画上。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和日本西域学家羽溪了谛考证，首位远嫁于阗的汉家公主是东汉末年刘氏王室之女。这可以证明汉代时期和田地区就已经广植桑树了。其实桑树是西域的古老树种，只是有桑无蚕，没有蚕丝业而未被记载。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洛浦县阿克苏皮力古城附近采集到约5.2厘米见方的蚕雕红陶残片，在被沙漠吞噬废弃的民丰县尼雅遗址采集到白色质地的破口蚕茧，据考古推测这是当时蚕茧被人们视为崇拜物的标记。

山普鲁古墓葬群在洛浦县的一片荒凉台地上，除了几个土堆，几乎是一眼荒寂。与一路上青杨夹道、田野葱茏、农家悠闲的绿洲相比，这里恍如隔世。而寸草不生的荒地上却埋藏着古人的秘密，这里出土了令人叹为

观止的精美丝绸织品。

这些丝锦虽然大多已经破损不堪，然而在岁月的侵蚀下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美丽，各色纹样、不同花色以及精湛的织工，都一样都凝聚着织工们的智慧和汗水。古代丝绸令人浮想联翩，那个令人揣度不已的丝绸之路曾经是以怎样的盛况源源不断地经过西域，走向世界的呢？

丝绸之路上的于阗古国，一千多年前就有种桑养蚕制丝的记载，和田人已经可以“工纺绩绸”；宋朝时新疆向中原王朝进贡本地所产的胡锦、西锦等丝织品；元朝曾在新疆设有专局织造“纳失失”缎；清朝乾隆年间，周游新疆的椿园记录了“和田茧极盛，所织绸、绢、茧布，极缜密光实可贵。”19世纪

的和田已能生产半丝织品的艾德莱斯绸，而且有专门的缫丝厂生产生丝出口到俄国和印度等周边国家。

至今在丝绸之路上的古老村庄里，人们依然使用着一种古老的手工丝质品——艾德莱斯绸。在洛浦县吉亚乡，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织艾德莱



斯绸，他们手工自织的历史据说已有一千多年。73岁的买土·努热长须银白，神情安详，摇着一个硕大的木制车轮般的纺车，时间就这样从清晨摇到黄昏，他就是如此由一个少年摇到暮年。身旁敞开的麻袋里盛放着一粒粒晶莹如雪的蚕茧，如同被阳光和雪水拣选过的玉石。老伴巴依木罕头上包裹着巴旦木花围巾，坐在一个破损斑驳的高台上，炉膛里火苗正旺，一口大锅里煮着雪白的蚕茧。一个下端残缺的葫芦矗立在高台之上，和老妇形成苍凉隔世之感。



买土·努热
夫妇煮蚕茧

艾德莱斯绸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维吾尔族姑娘土尼莎用带着异域音调的汉语说：“木头织。”如果没有亲眼看见木头织机，没有见到柔软晶亮的丝线缠绕在粗糙的木头上的情景，就无法理解此话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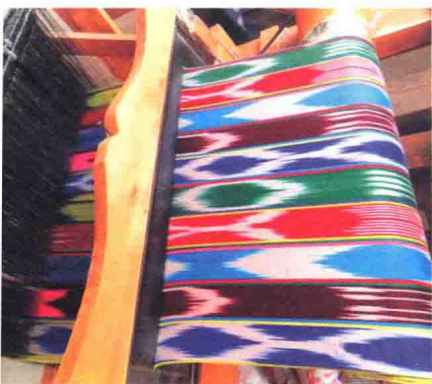
我走进艾德莱斯织造车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简陋的手工作坊。茶碗口粗的原木横竖交错，搭构出织机的主要框架，朴拙的原木带有明显的斧砍痕迹，织机上方装有条形踏板，在另一端略高处挂着蓝、红、白相间的丝团，像个悬在半空中的大枣。经线平整柔韧地铺伸在架上，尾部插着几根细木条，用于调整松紧高低。

织机发出“哗嚓、哗嚓”的声响，这是艾德莱斯即将诞生的梵音。两三个年长的维吾尔族手工艺人，神情宁和而虔诚地操作着手中的活计，双脚轮换着踏起织机下的板块，牵连丝线的牛角梭光滑无比，在一双双粗糙大手的传递下，准确地穿过细细密密的丝。奇异华丽的图形在经线和纬线的交织中慢慢凸现，原来美丽的霓裳是用木头织就的，就如同鲜活的孩子是由饱经沧桑的父母精心侍弄才能健康成长。



木制的窗棂微敞，一道光从菱形的条块中穿过织架上的丝线，艾德莱斯闪着喜悦的流光。年幼的孩子偎在白胡子爷爷的身边，静静地看着经线纬线的交织、手的起落、丝的形成，听着织机的欢唱。

屋子里那架木头纺纱机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简朴的样子与楼兰故城出



织机上
欢唱的艾德
莱斯

土的纺织机相似。当那一缕纱柔韧地缠绕在织机上，幸福快乐在丝线中延伸。从西域古墓葬中出土的那些颜色鲜艳、种类繁多的毛丝织品中，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人们对服饰的审美似乎与艾德莱斯有着相似而隐秘的联系。艾德莱斯的图案几乎都带有一丝微微的颤动和眩晕之感，据说是古代西域先民信奉萨满教，崇拜树神、水神的宗教意识的反映。且看

那些漂浮舞动、虚缈的水波漾影，随着少女的步履一起一伏，好似一波春水，搅扰得心湖荡漾。

如果称之为火焰也一点不为过，起伏的火苗就势连成一片，金黄色成为烈焰中的点睛之笔。这样艳丽炽烈的丝绸是火的旗帜，它包裹着怎样的身体和灵魂？那些长在新疆大地开了又谢了的花儿：巴旦木花、石榴花、葡萄藤蔓、杏花、玫瑰花，它们永不凋落的花冠衬托着一朵又一朵的“古丽”长大、圆熟，幸福地开出了自己的花儿，那些丰美、饱满的果实永远地结在了艾德莱斯上。艾德莱斯的裙幅上还坠满了热瓦普琴弦和都塔尔的音符，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仙乐中，在麦西来甫的激越节奏中，离不开艾德莱斯的舒展和美丽。艾德莱斯把欢乐织进了自己的生命里。

我不由得再次贴近这些美妙的丝线，从长安古都到地中海沿岸，正是

一条丝线连接了丝绸之路的两端。在这深邃的凝视中，是否能看清由丝绸铺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路？这些丝好像一条隐秘的纽带，将古今贯通。虽然里面很多的细节已经被遗失或忽略了，可是当找到根脉的人类渴望回归的时候，就要为那曾经的破碎重新织就一种崭新的生活。双手拂过柔软的绸面，这起伏的丝绸上印满了期待和希冀，流淌着一条绚丽旖旎的七彩之河。



木制纺车

艾德莱斯的时光之旅

当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好像一道极光将我完全定住。我惊讶地喃喃重复这个维吾尔族朋友的发音：“艾德莱斯，艾德莱斯。”好像在念一个神奇的咒语，而这个咒语一念，乾坤大变，沧海桑田。暗自揣想眼前这充满了魔幻色彩的艾德莱斯，它一定和某些神秘的事物有所联系。

世界上竟会有这般浓烈热情、恣意昂扬的织物？它的鲜浓、炽烈和丰沛，凝结了胸腔里所有奔涌的爱恋和激情。当那些让人眩晕的图案围绕着你时，也许没有人可以抵挡住它的诱惑。艾德莱斯将你燃烧起来，披上它，就像戴上加冕的王冠，就像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你是王妃，你是皇后，你是男人最爱的情人，你是开得最艳的那朵玫瑰花。

这种炽烈似乎和年轻血液中的激昂澎湃暗合，且看那燃烧着的变形的

火焰，在钟情人的眼里，穿上这样的衣服即是一种暗示。维吾尔族姑娘美目流盼、睫毛飞扬，当她清澈美艳的眼神向你射来，男人即成无力躲闪的羔羊，再强悍木然的男人也会被这目光罩住。也许，艾德莱斯就是维吾尔少女心中最炽烈的爱情。

这般翻滚的烈焰织物似乎只配得上维吾尔姑娘，婀娜的腰肢，粗黑的大辫子，深陷如潭的眼眸……这般炫彩的光泽与她们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飞扬回旋的舞步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歌舞盛宴。

艾德莱斯，听着发音就让人浮想联翩。“艾德莱斯”一词泛存于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中，通常读音“阿特拉斯”，维吾尔语变音为“艾德莱斯”。

艾德莱斯绸是新疆喀什、和田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织品，因扎染技术独特，质地柔软，轻盈飘逸，图案层次分明、色彩艳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据说，它诞生于元末明初，和田、喀什的一些工匠艺人在手

工作坊里学习吸收中亚人的染织技术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共同证明蚕茧是在唐代由传丝公主带入西域的。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大唐的核心秘密蚕茧已经流入西域。关于丝绸的配套产



精美的艾德莱斯

业随之应运而生。

对我而言，这般美轮美奂的霓裳，只有在心里仰望的份儿，绝不敢断然地穿出上街，生怕那太鲜艳太耀目的颜色把自己压没了。当艾德莱斯围在双肩，在浓烈的图案里，我看到自己宛如一个异域的王妃，而现实是没有童话的。在现实中，你要朝九晚五地上班，即要年复一年地披挂着“安全色”——黑白灰，融入相同的环境中。

穿不穿艾德莱斯，其涉及的心理不仅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当我漫步在乌鲁木齐、喀什、和田、库车人的街头时，目光总会刻意地搜索那些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近几年来，她们也很少穿这种美丽的民族服饰，只能偶尔看到小姑娘身穿艾德莱斯的裙子在灰暗的人群中宛如一道霞光。多数妇女有的身穿时尚丽人装，有的则黑袍蒙面。艾德莱斯似乎已经成为旅游纪念品中的民俗。人们惊叹艾德莱斯的美，却因种种原因羞于将美展示在自己身上。穿着艾德莱斯的女孩绽开甜甜的笑脸，脸颊上细细的绒毛在阳光下宛若晶莹的露珠。

艾德莱斯如同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唾手可得的缤纷梦境。有时行动不能昭示内心的渴盼，用眼睛去搜索去触摸去感受。当你看见了朝思暮想的艾德莱斯，把它的激扬和热情暗自怀揣，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离开。多数人都如此，总是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

艾德莱斯是一段留在西域的梦，解读它需要时间。艾德莱斯强烈地吸引着你的眼球，造成了一种视觉冲击。这美妙的丝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一根针和一根线织出了一段西域文明史，织就了一条源远流长的丝绸之路。



蚕茧